

味蕾上的乡愁

卢惠龙

我小时候在外滩长大，从小吃的本帮菜、阳春面、罗宋汤、油焖笋、腌笃鲜、蟹壳黄、响油鳝糊……七老八十以后，子女领我外出吃饭，给我点的也是东坡肉、四喜烤麸、酒香草头、炒黄鱼……他们知道，我一辈子了，辣子鸡、回锅肉不是最爱。

这种饮食文化，这种口舌之欲，这种味蕾上的乡愁，从小形成，终身难改，逃脱不了。这口舌之欲，极为顽强，乃至终身难改。

兴义是我儿女的衣胞之地，他们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那是一个物质并非丰盛的年代。他们上学以后，我每天早早起床，给他们蒸馒头，出门时，每人手上有一份热乎乎的早餐。中晚餐呢，因为忙，我去买一只炸鸭子，蒸一份姜葱蛋，煮一碗白菜汤，自认为营养够了。他们上学放学，大街小巷，有他们热爱的吃小，酸萝卜、三合汤、剪粉、粽耙、丁丁糖之类。兴义的特色小吃，笔山路的鸡肉汤圆、郑记刷把头、丰都的杠子肉、铁环脆响的旧时光，总会顺着花瓣的脉络，在记忆里重新鲜活起来。

记得有一次，同事郑思勇请我们一家去他家吃刷把头，他号称他家的刷把头做法是老祖宗从清朝同治年间传下来的，兴义第一。我无心考证，盛情之下，也

想看个究竟。来到他家，淡黄色的刷把头，已经布满两大簸箕，一个个有棱有角，形似竹刷把，排兵布阵一般，整齐威武，极有美感。郑思勇说这刷把头皮薄馅大，馅是笋丁加鲜肉，配今天才熬的鸡汤，胡椒蘸水是关键，是灵魂，街上卖的刷把头就输在胡椒蘸水上。果然，吃的时候，鸡汤一淋进去，刷把头进口就一股纯正的清香和鲜味，真是一绝。那天真是大快朵颐一番。虽然时日过去很久，主人的热情和刷把头的清香和鲜味，却始终清晰如昨。

离开黔西南以后，我的老朋友每年会给我带来鸡枞油，说是从才上市的鸡枞菌中挑选的，回去晾干后，用新菜油、文火，慢慢熬出来的。煮汤，吃面，滴上几滴，清香扑鼻。还有兴义饵块菜汤，自认为营养够了。他们上学放学，大街小巷，有他们热爱的吃小，酸萝卜、三合汤、剪粉、粽耙、丁丁糖之类。兴义的特色小吃，笔山路的鸡肉汤圆、郑记刷把头、丰都的杠子肉、铁匠街的烧鸭、荷花塘的羊肉粉，成为我们共同喜欢的食物，只是对他们幼小的味蕾来说，效应更持久，影响更顽固。

记得有一次，同事郑思勇请我们一家去他家吃刷把头，他号称他家的刷把头做法是老祖宗从清朝同治年间传下来的，兴义第一。我无心考证，盛情之下，也

个最普通的小摊，布篷，三五桌椅，凭栏而望，布依山寨，尽收眼底。才坐定，蛋炒饭和配好的小吃也相随而至。蛋炒饭里掺了红红的糟辣椒、下饭的凉拌红皮白萝卜，是从一个很大的玻璃坛里舀出来的，中间有飘逸的花椒。我看子女们吃得高兴，也不知妙处何在，真是费思量，自难忘。

我有一段时间没回来了，这次就约了老朋友一聚。饭间，话题扯到这口舌之欲来，大家似乎很有同感。

一位老友说，兴义曾获“中国羊肉粉之乡”称号。它主要是选用本地黑山羊，汤底鲜醇，米粉雪白，佐以秘制酱料，口感油而不腻。荷花塘斜坡那里，有家慢熬出来的。煮汤，吃面，滴上几滴，清香扑鼻。还有兴义饵块菜汤，自认为营养够了。他们上学放学，大街小巷，有他们热爱的吃小，酸萝卜、三合汤、剪粉、粽耙、丁丁糖之类。兴义的特色小吃，笔山路的鸡肉汤圆、郑记刷把头、丰都的杠子肉、铁匠街的烧鸭、荷花塘的羊肉粉，成为我们共同喜欢的食物，只是对他们幼小的味蕾来说，效应更持久，影响更顽固。

另一位老友说，他有次去邮局寄特快，遇见一位大爷推了一个纸箱来到邮局，要把这一箱子的东西寄到英国去。营业员一称，问大爷，你寄的是什么？这么重，寄到国外，价钱贵呢。大爷不好意思笑了：“也不是什么稀罕物，就是兴义饵块吧。”

业员和围观的人都笑起来。“没得办法，儿子在英国读博，想吃饵块耙了，他的两个同学也是贵州去的，也想吃。”营业员再看看秤，一按计算器：“大爷，寄费800多块呢，寄吗？”“寄”，大爷很坚定。我也说了一段往事：那年，

去美国底特律的一所大学走访，接待我们的是贵阳老乡。闲聊间，说起贵阳的肠旺面，他不胜唏嘘，说，在美国想起肠旺就是一种煎熬，早上起来，对着墙壁喊一声“红重”（即面馆里“红油加重”之行话）聊作发泄。后来，他带去了贵阳的石榴钵钵，在美国自制钵钵辣椒。

这里所说的仅仅小吃而已，还不涉及正宗菜肴。但就这种带地域性的小吃习惯，是在孩提时侯形成的身体记忆，直贯一生。犹如北京人爱吃冰糖葫芦，天津人爱吃“狗不理”，兰州人爱吃拉面，成都人爱吃“三大炮”，这既是饮食文化的一种，也是精神意象的一种。

作为个体的生命，我们的行踪可能漂泊很远，我们可能生活在别处，而我们精神、文化的认同，特别是这饮食文化，这口舌之欲，无法因地域的迁徙而轻易挪位。这种复杂而深刻的情感体验应该也算是乡愁吧。

人老了，高寿了，味蕾可能势弱，而乡愁则像心中的一盏小灯，温婉地，默默地，偕生命同在……

坝盘永和

李世成

要到坝盘布依寨前，经过永和村，你就会看到很多穿布依服饰的老人，有的老人用背篓背着他们的孙子，有的老人正慢悠悠地抽自卷的烟叶。天气凉爽，一些嫩娘穿着她们自己缝制的衬衫，头巾的系法，是熟悉的，仅仅只是看她们的背影，你都清楚她们碰到熟人时是怎样展开笑颜的，她们相互熟悉的笑容把嘴角的纹路推了又推。停在路边的小巴车，每一个座位都在用椅背宣告它们沉默的等待。行人往来不绝，由人头建立起来的热闹，真像是在赶场啊。这是永和的星期天，车辆在人群中已然是弱势群体。

堵车了。你可以多看一眼街上的行人，你在一些未穿布依服饰的男人堆里也找到了属于他们的神情，他们张开嘴在闲聊，你知道他们严肃不了几秒钟，属于布依人的幽默会从他们的姿态里蹦出来。你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但你也已感受到他们即将到来的笑意，它们如编织袋上的鸡枞菌，绽放在离你车窗不远处。

离你车窗不远处，编织袋上的菌子，倚在河边晒黑的男人的脸正挤挨着密谈，不用去数有多少朵菌子了，其中几朵肯定是笑炸了。

车上有人问你，这里离你们晴隆有多远。你被问住了，你内心现出一丝窘迫与慌张。你竟然不知道。

关于家乡，关于县城……

平日里，距离、方向、归属等词是你惯常忽略的，如此下场是，不知不觉你活成了一个迟钝的个体。你只好快速在手机地图上搜“我的位置”到“晴隆”有多远，安龙县永和村，驾车到晴隆县，147公里，首选高速需要2小时2分钟。你将那条绿色长蛇放大、滑动，从起点到终点，你眼目看到很多熟悉的字眼，兴义绕城高速、纳兴高速……“纳”在布依话里的音，是“田地”的意思啊。那条绿蛇蜿蜒，环绕着众多以“寨”命名的村子，你知道，布依人或苗族同胞的村庄喜欢以“寨”命名。你当即将一张黔西南地图下载下来，8个县市组成的版图如同正在飞翔的游隼。

到坝盘布依山寨。巨大的泄洪声和弥漫而来的水雾，适时将你从颓丧中解救出。你赶上了坝盘十年难遇的泄洪。

此前的十几分钟，你陷入两年前，客居某个县城郊外楼盘，陷入“南”“北”意象的禁锢之中。你居住的楼楼下，一条小河流终勤勤恳恳路过你们家小区旁，可你始终弄不清楚你是在北面还是南面。原因是你辨别方向的本能，习惯以左边或右边去表述，很少选用东西西北方向词汇言说。

少年时，你没有走出过那个叫大新寨的布依族寨子，寨子前有一条河流，你们的房屋坐北朝南，梯田下的河流始终自西向东流。而你客居的楼房，你打开窗户，河边住着一个村庄，你反倒被河流的走向打蒙了。经过一番折腾，你终于明白，你所处的方位，是南面，面对河流，河流从你左手边流向右手边。这和你的出生地不一样，那时你们的瓦房，面向南方，面向河流，河流从你右手边流向左手边。

坝盘的江，静水流深。你站立水边，南盘江此段，江面拴着众多架板，不用问你也知道，村里的大大小孩都善泳无疑。站在江边，便什么烦恼都没有了。那个你惯用安慰自己的句子，此时再适合不过：河流是一直向前的。

行程所限，你没有机会深入坝盘寨子里去串门。好在坝盘的青山绿竹好客，知道你行程匆忙，它们让整条江来与你们问好。你无比羡慕居住在在这儿的同胞，他们的小孩找竹虫食可比以前的你便捷多了。坝盘各色各样的竹子都有，你还见到了长刺的竹子，巨大的竹竿上横生一尺长的竹刺，不细看你定然以为那只是它们的竹枝。

坝盘和大部分的布依寨子一样，都有古榕树，不同的是这儿的古榕树较多，有28棵，其中一棵古榕最为古老，老人们已记不得它的年岁，生于此的人们只清楚，有树就有人，古榕树世世代代守护着他们。

在坝盘，面对一锅酸笋鱼，便什么烦恼均可抛。与黔地其他地方的酸汤不同，坝盘酸笋鱼的酸要平和一些，起初它们像萝卜丝那样覆在鱼上，随着香气渐郁，你自是忍不住要先去舀一勺酸笋鱼汤的，继而去夹一筷酸笋，再是吃鱼……无奈，除了这锅酸笋鱼，还有许多家常菜，腊肉是必须的，安龙剪粉是独特的，那碗猪蹄筋也难得……说艳羡坝盘人已经不准确了，你应该感谢他们。

离开坝盘前，你加了当地一位布依兄长的微信，你知道你肯定会再来坝盘走走，你和他互称“贝依”，“贝依”在布依人的话音里是兄弟之意。

你又想起坝盘的隔壁村名了。永和。永远祥和。

桐花林里的时光

王开宇

雨丝斜斜地飘着，沾湿了老屋前的青石板。我蹲下身，指尖抚过砖缝里冒出的嫩绿新芽，恍惚间，记忆又被拉回了那个桐花纷飞的年代。每当清明风起，那些裹挟着桐油香、混着号子声和铁环脆响的旧时光，总会顺着花瓣的脉络，在记忆里重新鲜活起来。

记得小时候，每年清明节前后，老家的山岭便成了桐花的海洋。洁白的花朵挤满枝头，远远望去，像是给连绵的群山披上了一层轻柔的纱巾。微风拂过，花瓣簌簌飘落，落在我们的肩头、发间，也落在蜿蜒的山路上，铺成一条梦幻的花径。桐花花期从现蕾到完全怒放约20天，花蕊从粉白到浅红，争相绽放在桐林里，非常漂亮，桐花盛开时节成了清明时节的独特的风景，所以家乡的人们把它叫做相思桐。桐花谢后，小小的青果会悄然冒了出来，它们一天天长，从青绿变成深褐，大约需要6个月时间完全成熟，经历夏秋两季后，桐果会在秋风中摇晃着，慢慢成熟起来。这个季节里，整座山坡像被谁泼了金漆，油亮的桐叶在秋风里款款翻卷，打着旋儿落在松软的泥土上。

晚秋过后，桐果熟了。生产队长吹响了哨笛，那清脆的声响回荡在寨子里，仿佛宣告一场盛大活动的开始。寨子里的男男女女纷纷背上背篋，带上篋袋，男人们手持竹竿，浩浩荡荡地朝着桐林进发。到了桐林，在竹竿挥舞的“哗啦”声中，桐果如雨点般落下，人们的欢笑声、桐子果落地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奏响了丰收的乐章，大人、小孩都会在后树下开心地捡起桐果，装满各自的背篋后回到大集体的仓库里，打桐果约莫持续一个周左右，集体的仓库里会堆成一座小山。

堆放在仓库里的桐果，经过约半个月后慢慢腐熟。这时候生产队长又会集中寨子里的男男女女劳动力，突击再把桐杆剥刺离，集中送到生产队里唯一的一个叫堰桐榨油坊后，再进行榨油加工环节。可以说，在幼小的记忆里，堰桐榨油坊在当时生产队里，是个神奇又壮观的地方。宽敞的厂房里，碾房、碾槽、石滚、甑子、蒸锅、榨油机槽整齐排列，每一样都透着神秘的气息。小时候我最喜欢跟着父亲去油坊，看大人们压榨。

那时榨油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父亲、表叔和其他叔叔伯伯们都在厂房里上身着膀子，赤着脚，汗水在古铜色的皮肤上闪烁。他们先把桐杆瓣放进碾房的石槽里碾碎，接着将细碎的桐杆颗粒倒入铁锅里炒热炒熟。当炒好的桐杆原材料还冒着腾腾热气时，工人就从锅里用铁铲铲起，然后均匀倒入早已经铺垫稻草的铁箍上，大家呼哧呼哧地轮流赤脚踩在冒着热气的铁箍上，两脚上下起起落落，把冒着热气的原料踩得平平整整，再一个一个小地加至人高左右，当数量批次足够时，然后装入榨油的木榨机槽里安放稳妥。这个时候大人们会分成两组，5人各握一根圆形的木榨杆，榨杆前端装有撞锤，锤头由1人专门把持，一切准备就绪，随着一声吆喝，大人们抡起榨杆，齐声喊着“一、二、三呀，哟哟！一、二、三呀！哟哟！”，协力将撞杆撞击机闸，厂房里金属撞锤撞击机闸的声声震耳欲聋，在老家苦竹坝山村上空和麻湾河边久久回荡。渐渐地，金黄的桐油从榨机里缓缓流出，散发出独特的香气。看着那滴滴珍贵的桐油，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满足的笑容，

那是劳动带来的喜悦。

堰桐油坊榨油厂会收购其他地方运来的桐杆，同时队里也会派人到其他村组上门收购，然后由人工运回进行集中加工，榨好的桐油，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攒，大人们便一担一担地挑着，靠人力挑往供销社交售。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六七十年代，桐油是寨子里重要的经济来源，支撑着家家户户的日常生活开销。所以，大家对桐杆格外珍惜，就像守护着自家的宝贝。

那时候，没有电灯，煤油也稀少，桐油就成了家家户户晚上照明的必需品，人们会用一个油罐，将桐油倒入罐中，放上一根灯草，用火柴点燃，顿时就会发出温暖的灯光，每当天色擦黑，大人们会在油灯下砍猪草或纳鞋底或聊天，小孩子们就着油灯读书或者做作业，我们的童年、少年时代就是在桐油灯的陪伴下走过来的。

读小学时，勤工俭学的任务捡桐果，是我们最期待的课外活动之一。放学后，书包往田埂上一甩，几个小伙伴就猫着腰钻进桐树林。干枯的枝杈间，偶尔还挂着漏网的桐子，在夕阳下泛着油润的光。我们举着竹竿又敲又打，或者用竹耙把厚厚的落叶扒开，总能惊喜地发现藏在叶堆里的“小宝贝”。有一次我爬树摘桐果时不小心摔进落叶堆，浑身沾满枯叶，却攥着怀里的桐果笑得直打滚。冬季后的每个周末，学校仓库都会堆满我们的桐籽粒，那金灿灿的小山，是我们最骄傲的“战利品”。那时，满心都是参与学校建设的自豪。

桐果收完后，满树的叶子渐渐变成金黄，在秋风中打着旋儿飘落。大人们总会催促我们这些孩子背上背篋和炕篋，扛着竹耙，去林间收集落叶，落叶在竹耙收拢的过程中，会发出清脆的沙声，我们将这些叶子吹入读书时满怀开心背回家，很快成了煮猪草、烧火煮饭的好燃料。

可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桐油市场渐渐不景气，桐杆和桐油也卖不上价钱了。每当家乡谁家有红白喜事，大人们便会背着斧头砍几棵桐子树，用来烧火做饭，为乡亲们节省开支。后来，榨油厂彻底垮了，那些一度用作榨油饼的铁箍被大人们拆下来，当成了我们手中的玩具——铁环。

一时间，铁环成了生产队里伙伴们最时髦的玩意儿。放学后，学校的操场、老家的晒谷场，处处都能看到我们滚铁环的身影。最难忘的是在后漠园子四公家的石板坝，我们一群小伙伴，少则三五人，多则十余人，常常聚在一起比赛滚铁环。铁环在石板路上滚动，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大家的欢声笑语也随着铁环一路飞扬。

我们攥着细铁丝弯成的推杆，憋足了劲让铁环在石板上飞驰。“叮咣叮咣”的声响里，有的铁环歪歪扭扭撞上百墩，有的像撒欢的小马驹一路往前冲。大人们蹲在墙根抽着旱烟，不时为精彩的追逐拍手叫好，谁家孩子滚得又快又稳，当晚就能多吃到半块烤红薯作为褒奖。

如今，再次回到家乡，桐花依旧灿烂地开放，油坊的断壁残垣被宽敞的自行车道所替代。我站在桐花树下，看着纷纷扬扬的花瓣，心中满是感慨。那些桐花、桐果、油坊、桐油和铁环，是我心中最珍贵的记忆，它们承载着老一辈人的辛勤与汗水以及桐油产业的兴衰，也见证着时代的变迁和桐树林生态的保护与守望。

故乡的根

沈启震

那天下午，父亲匆匆忙忙打来电话，电话那头，他的声音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激动，那是一种既有急切，更藏着期盼的情绪——他刚和老家的街道办事处通完话，工作人员告知，拆迁安置房的手续已全部办妥，让我们尽快回去收房、领钥匙。挂了电话，我心中升起难掩的光亮，没有丝毫犹豫，我当即决定，陪父亲回乡。

简单收拾好行囊，次日早晨，我便陪着已80高龄的父亲，踏上了返乡的列车。车轮滚滚向前，窗外的风景不断后退，仿佛时间的洪流，势不可挡。然而，那份藏在心底的故土眷恋，在这一刻愈发浓烈。

那是2016年的夏天，蝉鸣聒噪，阳光灼热，故乡的老屋在一片喧嚣中被纳入了拆迁范围。彼时，拆迁人员告诉我们，老屋拆迁后，这里会建成一片郁郁葱葱的公共绿地。怀着对未来的期许，我们恋恋不舍地搬离住了几十年的老屋，原以为用不了多久，就能再回到这片熟悉的土地，看到崭新的模样。只是谁也未曾料到，这一等，便是10年。

收房那日的夜晚，暮色四合，华灯初上，那晚的聚会，坐着父亲的老友和我半生的知己。桌子上摆满了故乡特有的味道：用牛肉炸的酥肉，炆炒牛干巴，牛肉凉片，到处都有却口感独特的油酸菜红豆腐……

席间，两代人的情谊，在小小的屋子里交融、升温，推杯换盏间，酒香裹挟着温情，漫溢在每一个角落，我忽生感慨：应该深深感谢时间，它像一把温柔的筛子，不急不躁，慢慢筛选，为我淘汰了那些渐行渐远的人，也为我沉淀下这些不离不弃、真心相待的亲友，这些无论风雨、始终相伴的人。

席间闲谈，话题不知不觉就聊到了童年，我不禁想起了那个小我3岁的小叔——算起来，他该是爷爷的侄子。老话说：“少年叔侄成兄弟”，这句话用在我们身上，再贴切不过。于我而言，小叔从来不是什么需要刻意敬重的长辈，不是需要拘谨相待的亲戚，而是刻在童年记忆里，最温暖、最亲密的儿时玩伴。

这份回忆，带着深厚的农业文明底色，从东门那片老板壁房里悄然生发——它裹着一层朦胧的氤氲，带着传统烟火气的模样，深深镌刻在我的心底，挥之不去。时至今日，我依然难以用精准的语言，描摹出它的形态与质感，只知道，这层关系，像一束温润的光，在我迷茫困惑时照亮前路；像一捧滋养生命的清泉，在我疲惫不堪时给予慰藉，成为我一份人生的精神养分。

顺着这份回忆往上追溯，从祖父那一辈开始，到我们的父辈，那些老亲老戚之间的情谊，没有轰轰烈烈的宣言，也没有刻意的维系，更没有利益的纠葛，却始终温暖、深刻，低调中藏着扎实，平淡里透着厚重，像一杯尘封多年的陈年老酒，愈久愈醇，愈品愈香，历经岁月沉淀，愈发醇熟动人。

关于故乡，总有一个意象在我脑海中久久萦绕，挥之不去，愈发清晰：故乡是夕阳西下时，伫立的那棵古树。没有人知道它存在了多少年，它饱经岁月沧桑却依旧从容不迫；它历经风雨磨难却始终宁静安详。它用默默审视着世间的喧嚣与浮躁，它用简单承载着岁月的厚重与深情，它用它的贫瘠与丰饶，孕育出一代又一代人的希望与富饶，孕育出坚韧、淳朴、善良的故乡人。

隶书 《唐 权德舆
唐开州文编远寄新赋
聊书还答》 郑培亮

风雨疎庭柯， 端忧坐空堂。

多病时节换， 所思道里长。

故人朱两轡， 出自尚书郎。

下车今几时， 理行远芬芳。

琼瑤览良讯， 荣齿满素囊。

结根在贵州， 踟蹰传古方。

探擷当五月， 殷勤逾八行。

深情婉如此， 善祝何可忘。

复有金玉音， 焕如龙凤章。

一闻灵洞说， 若睹群仙翔。

三清飞庆霄， 百汰成雄铎。

体物信无对， 洒心愿相将。

昔年同旅食， 终日窥文房。

春风眺芜城， 秋水渡柳杨。

君为太史氏， 弱质羁楚乡。

今来忝司谏， 千骑遥相望。

归云夕峰紫， 圆魄夜苍苍。

远思结铃阁， 何人交羽翰。

伧臣征颍川， 无为薄淮阳。

政成看再入， 列侍炉烟傍。

郑培亮：中国文联书法艺术中心副主任